



## 花月春風

——談《詩經》戀愛中的男女歡聚遊樂所呈現出來的欣悅怡懌，以〈邶風·靜女〉、〈鄭風·溱洧〉為例

● 張垣鐸\*

李煜(西元 937~978 年)，世稱李後主，是五代十國南唐的亡國昏君，也是中國文學史上備受尊崇的「詞王」、「詞帝」。一生經歷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，從南唐的皇帝淪落為宋朝的俘虜，特殊的身分與遭遇，讓他的詞作擺脫晚唐五代以來「花間豔科」的牢籠，擴大詞的題材內容，提高詞的境界地位。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推崇道：

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。

李後主接任皇帝的那一年(宋太祖建隆二年，西元 961 年)，宋太祖已經統一北方，建國稱帝；視江南如囊中物，伺機染指。可是後主優柔寡斷，耽於音律聲色，疏於防務，只能藉著歲貢、降格(如自去國號，稱江南國主)，苟且偷安。三十九歲(宋太祖開寶八年，西元 975 年)，宋師水陸並進，包圍金陵，城陷，後主肉袒出降，隨宋師北行，待罪汴京，封違命侯，又改封隴西公。四十二歲七夕，後主在賜第命故妓作樂，聲聞於外，宋太宗聞之大怒；又傳他作〈虞美人〉詞，有「小樓昨夜又東風」、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等懷思故國的句子，太宗愈發忌恨，遂遭禍而卒。

後主亡國被俘後，日夕以淚洗面，生活困窘枯寂，心境悲苦悔疚，只能將滿腹追懷故國的悲情，託諸詞篇。有時，借著短暫的夢境，重回故國繁華富庶、曼妙歡樂的美好時光。他曾寫作四首〈望江南〉，來傳達這樣的心情。其中一首寫道：

\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

多少恨，昨夜夢魂中。還似舊時遊上苑，車如流水馬如龍，花月正春風。

夢中的故國，百花爭豔，月光皎潔，春風和暢，遊人如織，車聲轟轟，馬蹄達達，說不盡的明媚秀麗、繁華熱鬧、曼妙歡樂。怎奈那只是美夢一場，夢醒後，面對亡國的辛酸冷清，愁黯悲苦，又怎一個「恨」字了得的呢。

「花月春風」一詞，出自這裏。原義是形容春光明媚，景色怡人。本文延伸其義，用以形容戀愛中的男女歡聚遊樂，兩情相悅，春風得意的欣懽。《詩經》繽紛豐采的情歌中，頗能傳達這種氛圍的，當數〈邶風·靜女〉與〈鄭風·溱洧〉二詩了。

### 靜女

靜女其姝，俟我於城隅。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。

靜女其變，貽我彤管。彤管有煒，說懌女美。

自牧歸荑，洵美且異。匪女之為美，美人之貽。

### 溱洧

溱與洧，方渙渙兮。士與女，方秉蘭兮。女曰：「觀乎？」士曰：「既且。」「且往觀乎？洧之外，洵訏且樂。」維士與女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勺藥。

溱與洧，瀏其清矣。士與女，殷其盈矣。女曰：「觀乎？」士曰：「既且。」「且往觀乎？洧之外，洵訏且樂。」維士與女，伊其將謔，贈之以勺藥。

〈靜女〉，這是戀愛中的男子吟唱出來的動人情歌。全詩共分三章：

首章，男主人公掩飾不住興奮雀躍的口吻，道出中心怡愛的那位文靜俏麗的佳人，約自己在城門一隅見面。當男子滿懷欣幸赴約時，卻見不到佳人。男子心想，或許佳人梳理容妝，延誤了時間；或許佳人有所矜持，故意耽擱；又或許佳人藉此考驗自己的耐心和情意。因此，就在城角靜靜耐心地等待。時間逐漸地流逝，卻始終不見佳人的芳踪，男子不禁焦急擔心起來，難道佳人變卦了？還是佳人出事了？又或是佳人赴約途中發生意外了？男子愈想愈急，憂心如焚，不住望向佳人前來的方位，甚且本能地搔頭抓耳，踱來踱去。突然，一聲撲哧，男子回首一看，只見佳人笑臉盈盈，深情款款地注望著自己。男子這才會意，原來佳人早已前來，躲在一旁，捉弄觀察考驗



自己；男子沒有生氣計較，只一逕兒傻笑。

次章，敘寫佳人送給男子一個盛裝針線的光澤亮麗的紅色管子（採用屈萬里說法，見屈著《詩經詮釋》〈邶風·靜女〉註釋4「彤管」，頁76，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3年2月），男子感動萬分，喜悅莫名。感動的，因為那是佳人縫衣做活，貼身攜帶的物品，佳人竟然拿來送給自己，足見自己在佳人心中無比重要的份量地位了。喜悅的，並不在物品本身的價值，而是佳人芳心暗許的一片深情厚意，正所謂「禮輕情意重」了。

末章，在郎情妹意的催化下，兩人不知不覺走遠了，芳草萋萋，惠風徐徐，踩在如茵的草原，是那麼心曠神怡，幸福甜蜜，相顧陶然。佳人順手摘下一隻柔嫩的初生茅草，遞給男子，男子雙手一接，但覺草兒秀美別緻，加上那是佳人所贈，更覺光彩照人，珍貴無比。這種「情人眼裏出西施」、「愛屋及烏」的心理作用，正是花月春風中熱戀情侶最甜蜜最幸福最深情的具體投射。

短短三章，透過人物的動作、心理，形塑了一位聰慧美麗、擅長傳情的女子，以及一個溫厚良和、善解人意的男子的形象。真是妙筆生花，令人激賞。

〈溱洧〉，這是春秋時代，鄭國三月上巳日民俗節慶後，男女結伴，水岸春遊，相悅歡樂的詩篇。

范曄《後漢書·地理志》引《韓詩》：「鄭國之俗，三月上巳，之溱、洧兩水之上，招魂續魄，秉蘭草，祓除不祥。」可見每年三月的第一個巳日，是鄭國朝廷明令訂定的一項在溱、洧水岸盛大舉行的祓除不祥，祈求平安的民俗祭典（魏、晉以後，統一定在三月三日）。時值冰雪初溶，水波蕩漾，百花吐豔，芳草青青，風和日麗，春光明媚的大好季節。因此，當祭典結束後，男男女女也趁此良機，結伴遊樂，欣賞河畔風光；或春郊踏青，互訴衷曲，盡情地舒放青春的光與熱。

首章，以碧波蕩漾，水聲潺潺的景象起興，讓人聯想到節慶的歡快熱鬧吉祥和樂，以及這正是春回大地，萬象更新，草木欣欣，生機盎然的美麗春天。在河畔春遊的紅男綠女叢中，詩人技巧的把焦點聚在一對手持澤蘭香草的才貌出眾的士女身上（蘭，澤蘭，一種香草，象徵才貌出眾）。只聽到女子開口邀請男士陪她遊賞河岸風光，想不到男子藉口早已去過，不想舊地重遊而婉加拒絕。女子錯愕意外之餘，一陣靜默，隨即滿臉誠摯，再次懇求男士，姑且再陪她走走逛逛。她語帶嬌羞地保證，河岸附近，



一定有讓他喜樂歡快的美事發生(洵，信也、保證。訃，一般解作「大」，指寬廣的河岸。此處，採用屈萬里《詩經詮釋》說法，作「樂」解，頁160。臺北市·聯經，1983、2。)男士聽了這番熱情洋溢，充滿媚惑挑逗的話語後，心動不已，這才答應女子的邀請，結伴漫遊河岸。在潺潺水聲與手中澤蘭香味的催化下，兩人情不自禁雙手緊握，有說有笑，嬉戲歡樂，玩在一起，而旁若無人。等他們驚覺人聲杳杳，人羣散去，已是日暮時分了。待要揮手道別，卻發現情胎根生，愛苗潮湧，難分難捨矣。他們深情相望，淚眼凝噎，勉強互贈芍藥，期待早日再相會。

二章，詩人把鏡頭放大，遍及河岸成羣結隊的紅男綠女。水流滔滔，人聲鼎沸，場面盛壯。時而見他們嘻鬧鬥嘴，時而聽他們軟言細語，情意綿綿，春色無邊，引人遐思。走筆至此，耳邊響起胡美紅演唱，蘇桐作曲，陳達儒填詞的一首臺語老歌〈青春嶺〉：

雙人行到青春嶺，鳥隻唸歌送人行，溪水清清照人影，天然合奏音樂聲。啊~青春嶺，青春嶺頂自由行。

嶺頂春花紅白蕊，歡喜春天放心開，蝴蝶看花開得美，花蜂自由亂亂飛。啊~青春嶺，青春嶺頂自由行。

春風微微吹嶺頂，四邊無雲天清清，青春歡喜青春景，春色加添咱愛情。啊~青春嶺，青春嶺頂自由行。

在輕柔舒朗，飄揚優美的歌聲旋律中，我們彷彿穿越時空，看到了漫遊在鄭國的青春嶺——溱、洧河岸的那一群紅男綠女，聽到了他們在花月春風中嬉戲歡樂的朗朗笑語。

從上文的解析，吾人知悉，《詩經》能呈現戀愛中男女花月春風氛圍，表達彼此間歡聚遊樂，春風得意的欣悅怡懌的，莫過於〈邶風·靜女〉與〈鄭風·溱洧〉這兩首詩了。

